



# 万物生长的证词和献诗

——海勒根那小说美学探究

□崔 荣

时代、诗意和生命传奇是海勒根那写作征程的关键词,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创作个性全部源于此。海勒根那小说世界所显示的刀锋般的现实主义、磅礴的诗意和令人动容的生命传奇,也正是其作品获得诸多文学奖项并为很多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小说创作逾30年的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已出版《骑马周游世界》《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和《白色罕达犴》等中短篇小说集。时代、诗意和生命传奇是海勒根那写作征程的关键词,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创作个性全部源于此。海勒根那小说世界所显示的刀锋般的现实主义、磅礴的诗意和令人动容的生命传奇,也正是其作品获得诸多文学奖项并为很多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 站在时代现场

海勒根那的小说虽然多为边地草原、山林的故事,但奔腾浩渺的时代才是他所有故事的主角。他站在时代现场,经由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现代思考把握时代精神,也以对生态问题的始终关切融入时代大潮。

《骑马周游世界》《骑手嘎达斯》里,“我”骑马无法周游世界,嘎达斯重新振作追寻理想,写出的是游牧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不适与调适;《父亲鱼游而去》《父亲狩猎归来》《伯父特木热的墓地》确认的是,当时代意识由急功近利的征服自然转变为笃信万物有灵和敬畏自然,所有曾被嘲笑的努力终将会在时代的发展中确证其意义和价值。在现代化进程和技术迭代加剧的语境中,包括游牧文化在内的多样文化又将何去何从?对类似的时代必答题,海勒根那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海勒根那深知,时代一日千里的发展能为人类的进步赋能。《巴桑的大海》《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等小说中,是时代给予的受教育机遇,让身残志坚者重新上马、扬帆远航;是脱贫攻坚这“第一民生工程”让偏远乡村焕发新颜。时代发展是一个地区蜕变新生的内在原因。而在激变的时代巨流中,海勒根那尤其注意辨识并镌刻不同族群个体和谐美好生活的共同追索,对高贵精神的一致守护,这让他的小说有着焕发生机的力量。

新时代团结奋进的时代精神在海勒根那多民族题材小说的创作中被有力赋形。《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呼伦贝尔牧歌》和《冬季到东北来放羊》等书写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如何重塑了边疆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心灵和情感。浙江来的第一书记带来的致富新思路,让牧村有了山清水秀的巨变;在新生活的召唤下,失足者不仅重拾尊严,也重新找到了幸福;从呼伦贝尔到东北放羊,跨越的绝非牧区农区的一小步,而是各民族团结奋斗迈向幸福的一大步。当下的现实由多民族的人们共同创造,海勒根那精准把握了这一点,其创作跳出族群之别,以中短篇小说的有限形制隐现历史的纵深,所有个体的故事都有超

越一己悲喜的舒展与宏阔。

正因为坐在时代奔流的岸边,海勒根那能够辩证地处理多和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现代化的席卷和冲击,反而让民族性愈发凸显。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深度交织,让海勒根那的思考和表现突进至社会结构改变、生产方式更迭、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深层。《十八岁出门打工》《冬季到东北来放羊》《白色罕达犴》《少年猎熊记》《野鹿,野鹿》《杀死一只羊》以及《父亲狩猎归来》《鹿哨》等观照的都是变革之中各民族人民始终向前的铿锵步伐。海勒根那捕捉那些短暂的失落与长久的收获以映现历史真实,他所写是中国多个民族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而其中的主角——时代,则在文字中熠熠生辉。

## 营造磅礴诗意

海勒根那奔腾的诗思,让他在小说中创造出华丽炫目的幻境、情景交融的画境,加之蒙古族歌谣的嵌入、诸多诗学手段的交汇,激发出磅礴诗意,让他的小说有激荡人心的力与美。

幻境在海勒根那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梦境和奇境的营造。非现实的特异场景形成的奇境,更为他所喜。《羊圈里的弟弟》里弟弟变羊、《六叉角公鹿》中吉若变鹿是奇境,《白色罕达犴》和《骑手嘎达斯》中逝者讲述生前经历更是奇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放生马》里奇境和梦境的叠用让幻境更加夺目。大量突破虚实真假之限的幻境,显示着作家自由丰沛的想象力和饱满强劲的创造力,给小说带来强烈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现代主义气息。

变鱼、变羊、成鹿、成鸟的幻境,实质是海勒根那超离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以陌生化为途,复原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应有的复杂关系,也是以夸张变形为媒,映现传统但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走过的歧途异路,以及所有幡然醒悟的折返或前行。经由幻境,过去和现在、历史和当下形成并置或对照。幻境高悬,让那些来自于时代的多向思考以一种震撼的方式击中读者的心灵,其中寄寓了理想、荣光和美好未来。

海勒根那还擅长于在情景交融的画境中深埋强烈深沉的情感,具象化呈现人物心灵世界和情感变动的万千气象。《呼伦贝尔牧歌》写草原上各自历经沧桑的发小相遇,骑马长谈。他俩一个正在带领群众奋斗,一个决意开始新生活。“马背上的汉子像两团火,火苗左冲右冲,蓬勃乱蹿”,海勒根那鲜活精准地写出了新时代所激发出的奋斗上进的生命热望。《白色罕达犴》写森林生态恢复后,消失的罕达犴重现,“白犴沿着河岸跳



跃、飞奔,像极了滑行在浩瀚绿海里的一叶白色扁舟”。目睹山河新绿的欣慰自豪之情,再见白犴的惊叹喜爱之情,都由这油画般的情境表现得到位充分。《云青马》中马儿最终奔赴的山林大泽,《最后的嘎拉》中承托嘎拉让他不朽的盐湖,《父亲鱼游而去》中苍茫天际下那条向北奔流的大河……中国北疆绵延的草原、幽深的森林与巨伟的山川等,都矗立在海勒根那的小说中,诉说多民族地区人民的命运升沉与人生悲喜,更表征着民族、地区和国家的巨大进步带给个体的强大力量。这注入了经验、心魂和精神的画境,饱含能够持续引发读者心底诗意的浓烈情感。

海勒根那乐于在小说中嵌入蒙古族民歌,这既推动了情节进展,也催生了作品的诗意性。《呼伦贝尔牧歌》中,几代人唱着“我到处去寻找你的踪影,/我的心永远都无法安穩”,诉说命运的多舛和对爱人、对幸福永不放弃的追索;《白狼马》中如潮水般被唱起的《嘎达梅林》,唤起了后人生态改造的决心和对幸福的憧憬;《杀死一只羊》中憨实诚恳的布日固德与瘫痪妻子琪琪格对唱的蒙古族情歌,千百回转、爱意缠绵,被歌声涤荡者终于迷途返返;《辽阔的巴尔虎草原》《小黄马》都以长调《小黄马》召唤人的悲悯包容之心;《巴桑的大海》更是以《诺恩吉雅》《达娜巴拉》《黑缎子坎肩》等民歌勾勒巴桑与阿丽玛、杉蔻看似遗憾残缺实则圆满温润的爱情与命运。所有出现在海勒根那小说中的民歌,都在情节推进、主题显豁和诗意生成等方面与小说结成自然而坚实的共生关系。民歌中蕴含的集体记忆、经验、与历史、与当下形成共振契合,让海勒根那的小说质地沉着却也超然空灵,令人长久回味。

## 写意生命传奇

海勒根那的生活和写作与草原密不可分,生态意识和万物有灵观念自然也是必然的存在。他齐万物、等生死,写下天地间一切生命的传奇。这生命传奇往往由英雄与骏马出演,那些刚刚壮美的故事,演述着坚韧执着、豁达深沉、勇毅进取的中华品格之美,也形成崇高的艺术境界。

通过《父亲鱼游而去》《我的叔叔以勒》《父亲狩猎归来》《伯父特木热的墓地》等小说,海勒根那塑造出坚守信仰而无法为世人理解的孤勇者形象。这些孤勇者永远是永远缺席凡俗生活的父亲或叔父。因为心中有一个林高草密的黄金世界高悬,他们在亲人的疏离放逐和众人的孤立嘲笑中逆流而上。他们的勇敢在于,即便被世俗的万千人贬抑,即使包括最亲近者都百思莫解,依然笃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世界必然存在,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换言之,生和死在这些孤勇者心中不再有界限,这孤勇让他们成为传奇。

渴望大河浩荡、马奔鹰翔、林深鹿现的父亲们(包括叔父们),如英雄般引领并照亮后来者的人生选择。他们洞穿历史进程中种种异化时的犀利深刻,他们生不逢时却敢于与时代乱象具身肉搏的从不服输,他们对诗意栖居之境的不懈追寻,都令其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标志着强悍坚毅的生命之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海勒根那还让骏马成为生命精神的象征与隐喻。那些被反复描摹的骏马,既见证和参与英

雄的命运旅程,也成为小说意涵显豁和意境生成的点睛之笔。比如,《骑手嘎达斯》《白狼马》中穿越时空而来的白色骏马,《125号公马》中踏冰卧雪、历经沧桑的栗色马,《巴桑的大海》中让巴桑获得自信的枣红马,还有《第三条河岸》和《到底发生了什么》中的骏马,让罪孽被清洗乃至救赎。《呼伦贝尔牧歌》《马背上的奥登》中,正是在马上,历史和现实交汇,错误被原谅、错失被弥补,不解和误解被消释。

骏马在海勒根那的小说世界中奔驰,让小说诗意浓厚,深拓了意蕴的厚度。白色双骏象征圣洁和荣光,也生成了小说的幻境,这幻境与嘎达斯严酷的生存现实对比强烈,然而嘎达斯超越了现世的一切颓败,让悲声转化为恢宏的赞歌。巴桑无数次从枣红马上跌落,失去下半身的现实异常残酷,但巴桑最后终于上马并走向世界,开展开属于自己的生命史诗。云青马和白狼马都与现世格格不入,可当它们降临,就意味着在不可避免的歧途和遗憾之后,正义、良善、荣光终将迎来。

孤勇者般的父亲和高贵的骏马,在海勒根那的小说中如永恒般存在。更重要的是,生命传奇因之令人称奇;英雄的父亲与开疆拓土的骏马都指向善美的确证,是昂扬强劲的生命力的外化,是对自由而壮烈、高远而豁达的生命的写意。海勒根那的小说,事实上也在向劲健伟岸的文化精神致敬,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传奇有文化认同之用,也有精神凝聚之功,并成为万物向上生长的证词和献诗。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本文系2024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创新团队成果)

## ■评 论

# “青”出于“蓝”,诗意依旧

——读张雪云散文集《青寨》

□李先平

苗族作家张雪云作品集的题目大都简约,比如《蓝渡》和《青寨》。我不止一次阅读过《蓝渡》,并为之写过心得体会。畅读《蓝渡》,让我的思绪随作者一起走进她眷恋的故乡神秘湘西,流连忘返。她笔下那些清丽典雅的文字,让人真切感受到山水的美好,在脑海中风氤。《蓝渡》是作者对故乡的深情告白,是关于故乡的“抒情诗”,作者的世界里满是山川河流的影子,随着时间重叠交错,叠成唯美的写意书画。

湘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求学、工作十余年,人生最具理想主义和热血沸腾的时光,伴随湘西那漫山遍野的歌谣,陪伴了那里的花花草草、山山水水。如今读《青寨》,让我再次拉近了与湘西的心理距离。由《蓝渡》而《青寨》,历时4年的沉积,“青”出于“蓝”,我读出了作者的小小“野心”,这野心既是为湘西的振兴而放声歌唱,也是为湘西的历史找到了走向和归宿而自豪。我也读懂了作者为何而写、为何而歌。正如《想把故乡再爱一遍》所写,“我需要抒写,来见证这方水土,洞见这个时代”,“我得淬炼生活的意义,晕染生活的美好”。我读懂了作者对故土家园那浓得醉人的爱。念念不忘的故乡是作者祖先的栖息地,也是她乡愁的发源地和作品创作素材的聚集地。《青寨》全书分为“家园:吾乡斯土”“凝眸:停云时雨”“传承:灯火可亲”“回望:山河辽阔”四个小辑,作者以爱为主线,在时间空间交织、密密缝缝,最终编织成湘西的“千里江山图”。走进《青寨》,方生山河故人、人间行过之感。在这里,“没有一块土地是慌张的”。《青寨》是作者对故乡又一次精细入微的扫描,更是一次对生命过程的终极追问。

没有金戈铁马的轰轰隆隆,没有商贾马帮的人影幢幢,随声入梦,映入眼帘的都是平凡或不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山寨,一座对抗岁月和遗忘的山寨,以及一条河,一条故乡的河,一条属向清晰的河。哪怕离家万里的游子,故乡的河也像血液一样,时时刻刻在身上流淌。故乡的山寨永远驻留在心房的某个地方,我们自然而然地为它歌唱。作者用灵动之笔、炽热之心,为故乡创作出一部四季田园交响曲。在这部交响曲里,历史人文与优美环境并重,传承守护与创新开拓齐驱,各族同胞共舞,同呼吸共命运。在这部交响曲里,有作者的梦想与记忆,有父亲的蓝溪、母亲的沅河,腊尔山的风轻拂小岸的狗尾草,春天的苗鼓响起来,人们摆手成舞。作者深知,人文如果离开环境会稍显枯燥,环境离开人文又略显呆板。而在《青寨》,一切刚刚好。

“青”出于“蓝”,并不是厚此薄彼,而是我惊喜地看到,张雪云的作品在保持其一贯高水准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包括创作手法上的一些突破和创新。《青寨》的语言一如既往的出色,充满韵味、质朴自然,富有诗意、蕴含哲理。作者运用生动而富有诗意的语言来描绘故乡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和秀山丽水,质朴而灵动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之上。作者还纯熟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比如通感、排比等,使作品描写更加生动形象,具有特别的视觉冲击力。

“即便输了,也总会为自己输了的船找出一大堆不是理由的理由:‘扒上水与扒下水有欺架,扒上水总是吃亏些!’”若不走船,

你试下家伙啰!”(《五月辰河看龙舟》)作者巧妙运用方言,寥寥数语,质朴自然,乡里乡亲的可爱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和可信度。

“寨子是烟熏过的半旧的寨子,是活过半个多世纪的老人的寨子,是被云雾和大雪闭锁了的寨子,既陈旧,又新鲜,美得让人心痛。”(《想把故乡再爱一遍》)作者通过排比的手法,将青寨的自然和人文一一列举,增强作品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三三两两的老母鸡‘咯咯咯,咯咯咯’地鸣叫,声音由浅黄而深黄,由明黄而土黄,像是喇叭似的南瓜花吹出来的,色泽新次繁复,高低起伏不断。”(《青寨里的腔调》)作者用通感的手法,将听觉上婉转跳动的声音转化为视觉上的温暖明亮,使得自然村落的形象顿时立体和生动起来。

“究其实,黄昏与清晨一样,也是一位故人,往往随流水而来,循波光而去,时间的胚胎里,总有秋风起于青蘋,春风跃上枝头,一些流水悄悄劫取了时间,再将桃李白默默许配给流年。”(《近处的泸溪》)富有诗意的描写,风来风去、云卷云舒,简单纯朴、悠然自在,不知不觉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品读《青寨》,是一次深入湘西、品味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旅程。我在领略《青寨》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和乡村生活魅力的同时,也为其独特的语言魅力所折服。身边好多喜欢写作的朋友总感叹没有题材可写,其实写你最熟悉的,聚焦七寸,深挖千尺,把小人物小题材融入大时代大背景,照样可写出好作品。

(作者系作家)

当身边的同龄人大都在城市的喧哗中寻找自我时,楚槐序,这位出生于新千年的侗族小伙子,却远离浮躁,孤独地用诗歌抚摸故乡黔东南。可以说,《群山,篝火与月亮》是楚槐序向自己和故土交出的一份青春答卷,更是一个“00后”在“刷屏时代”对生存环境、生态文明和文化基因的诗意解码。

黔东南是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俗热烈,文化浩荡。阅读这本诗集,我发现楚槐序做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即对民族文化符号的创造性重塑。如“绣针如悬瀑下落……刺绣者的目光盯紧来回的穿针引线/将自己对生活的热情注入/针线反复在水面般的布匹上/练习隐现的技巧,每一件吸纳过光阴的/苗绣衣裳,都经历了一双习惯疲惫的手//图案像春风收复荒野般结尾了/当年大迁徙时的艰难/落脚在这纹路独特的苗绣之中/绣制成族群记忆的史书”(《在布匹中游泳的苗绣》)。“绣针”“苗绣”等文化符号联袂登场,传统技艺在语言的熔炉中被重新铸形。这种重塑不是简单的语言猎奇,而是通过“刺绣者的目光”与“习惯疲惫的手”,将工艺过程升华为存在的隐喻。在《明亮的银饰》中,“经过热浪时满面怒气的银子”经历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淬炼,当银匠的锤打声与“万千铃响”共振,冰冷的金属被赋予体温,成为“一片大雪雕刻成的珊瑚”。这种物性书写颠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展示,让传统手工艺在诗歌语境中重获叙事的动能。又如“芦笙与舞蹈相辅相成,鼓声如浪花般密集/遍野不眠的灯火像是黑夜脸上微笑的酒窝/光线蠢蠢欲动,迎客的牛角杯大肆流放了酒气”(《千户苗寨之夜》)。“遍野不眠的灯火”既是商业开发的现实投影,也被重新阐释为“黑夜脸上微笑的酒窝”。诗人在旅游经济的表象下挖掘出更深层的文化韧性,诗中出现的“吊脚楼”“石板路”“牛角杯”“绣花裙带”“银饰铃”“芦笙”等文化符号,是“族群生生不息的决心”的精神显影。

楚槐序笔下的黔东南,越过了地理地貌的浅层表述,深入物象的根部,这也是诗集处处灵动鲜活的原因。如《苗寨婉约词》:“河水经过蜻蜓的点拨以后,忽然生动起来/波纹开始除旧布新。在微弱的动荡中,

# 把山川草木穿在身上

——评楚槐序诗集《群山,篝火与月亮》

□朱 未

水面下/仍然安睡着一座木屋,沉寂的倒影//……尽管白云深爱着荡漾的水镜/但在这份古老而柔软的婉约中,黔东南的怀里/仍有群山保持了它豪放不羁的野性”。楚槐序以其情有独钟的“山水语法”,跳出传统山水诗的观物姿态,将自然物象转化为拥有灵性的生命主体。

楚槐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子,深谙修辞的魔力,也在努力探索传统与现代的接驳之道。“不妨跟你说吧,此刻,我坐拥着宝地。在这用心/推广浓绿的群山中,鼓楼可以提供阴凉の栖息之所/风雨桥负责缩短路程,护送你,到明亮的对岸去//田边野花婀娜,贪婪的青草,在光线中昂首畅饮/被山风吹拂过的人,额头上隐去了海岸线/仿佛水面般清心寡欲”(《侗寨夏天的邀请函》),“阴凉的栖息”与“明亮的对岸”构成强烈对比,“浓绿盛行的旨意”充满现代语法的爆破力。他对动词的匠心经营亦值得关注,“额头上隐去了海岸线”“灯光埋头照料影子”“让人中暑的功名”“暮色与黑夜熬成了一味苦涩的中药”……这些张力十足的句子,通过动词的陌生化效果激活了诗意。

作为新生代诗人,楚槐序的写作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文化自觉。这本集子虽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阶段性小结,但其美学成色已可圈可点,尤其是在生态诗学方面。《梯田曲》中,祖先“呼唤不羁的野性”,并非要展示暴力倾向,而是让农耕文明“来了一次前无古人的破局”。《在布匹中游泳的苗绣》里,当“把山川草木穿在身上”,服饰不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族群记忆与自然密码交织的生态档案,更是穿在身上的生态宣言。这些诗行如同侗族大歌,为万物谱写安魂曲。

纵观《群山,篝火与月亮》,窃以为,若在抒情上更节制、语言上更精简、意象营造上做到“四两拨千斤”,诗集将会更加出彩。

大学期间,楚槐序已在多家刊物发表作品,并获得校内外数种奖项。这对年轻人来说弥足珍贵。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活在过去的认可中,而是以“抱着一座孤岛的执念独行”的姿态,不停“整理着风的衣领”。(作者系诗人)